02 簸仔店

蔡櫻華

細漢的時陣，阿母定定焉我去揣蹄佇鹽埕埔的外公。外公開簸仔店，外口有掛一塊鴨綠色、淡薄仔落漆的薰酒專賣圓形的鐵牌仔。光映映[1]的店內啥物都有咧賣，厝邊隔壁煮菜的時無鹽抑是無豆油，就會叫厝裡的囡仔來遮買。簸仔店內底囡仔愛食的四秀仔嘛真濟：樹奶糖、金含、鹹酸甜、牛奶餅、塗豆糖.....。見擺外公若問我講：「阿華，欲食糖仔無？」我攏會真歡喜大聲喝講：「好啊！」阿母會共我擋，講彼是外公欲提來賣的。外公總是笑講：「無要緊啦！囡仔愛食就予伊食，無差彼幾箍銀啦！」這个時陣阿母就會佇邊仔踅踅唸，講外公傷倖孫。外公干焦笑笑摸我的頭。我因為有糖仔通食，感覺真滿足。心內嘛希望家己大漢的時陣會使佮外公仝款開一間簸仔店，予我的孫有糖仔通食。

彼當陣簸仔店誠時行，干焦外公厝附近就有兩三間。我佮小弟、阿芬猶有潘的攏會走去外公厝後彼條巷仔的簸仔店買「養樂多冰」，熱天食真正是透心涼，予人心花開。嘛會行去鹽埕國小閣過去的巷仔內彼間簸仔店抽獎。若是提著門字獎，仝款的字總是門袂岔，一直門袂著「臺」、「灣」、「是」、「寶」、「島」抑是「義」、「賊」、「廖」、「添」、「丁」。每擺外公予我的銀角仔，總是投資佇彼註死永遠拄袂著的第五字。

我嘛真佮意去彼間簸仔店買物。有時共頭家娘講我欲買十粒糖仔，伊就會對櫥仔頂提紅蓋的桶仔落來，蓋掀開，對內底提糖仔，一粒一粒囥佇我充滿期待的手內。我心肝內嘛綴咧算，一粒、兩粒.....佇我的手內疊一粒細粒山，了後我就足歡喜共糖仔囥入去褲袋仔內底，撏十箍予頭家娘。簸仔店外口有一台大冰櫥，內底有真濟枝仔冰，我佮小弟躡跤尾，共頭直欲栽入去冰櫥內揀想欲食的冰。梅仔的看起來真好食，啊毋過芋仔的嘛袂穩呢！「正陽，你買梅仔的、我買芋仔的，按呢就攏食會著矣！」做阿姊的我就真壓霸替小弟決定，閣來就那行那食轉去厝裡。

去外公個兜厝邊的簸仔店買物件，成做是我永遠攏會記佇心肝內的記持。

---

[1] 映(iànn)

03 食佮補

陳憲國

俗語講:「食飯皇帝大」、「趕人生，趕人死，趕人食飯無情理」佮「先顧腹肚，才顧佛祖」，這攏是咧講「食」對咱人是誠重要的。腹肚若顧袂飽，賭的就攏免講矣。

早一站仔，誠時行「一九九食甲飽」的自助餐。這款佇美國佮講是『buffet』，抑是講『All you can eat.』。照講應該是「據在你食」較合理，並無一定限制著愛「食甲飽」啊！

毋過俗語嘛講「食睏無分寸」，食有夠飽無是真偲得講的，嘛真歹撙節的。若照咱人的想法，想講橫直加食也無加錢啊，加食是加趁的，所以講「食甲飽」定著會食了傷過飽。

有一擺去中央研究院聽醫學博士許重義先生的演講，主題是欲按怎防止「老化」。伊講咱人食物件了後，DNA加減攏會受著損害，著愛閣修補。食愈濟著愛修補愈濟，修補愈濟人就愈緊老化。所以伊共人建議講，若無想欲遐爾緊老化，上蓋重要的就是「莫食傷濟」，食甲七、八分飽就有夠。

另外，若講著食補，咱俗語有咧講「立冬補冬、有錢的補喙空，無錢的補齒縫」。食補的心理若親像是DNA仝款，早就牢佇咱的頭殼內矣。講啥物「食啥補啥」、「有病治病，無病補身體」，敢有影是按呢?敢真正食血會補血、食腦會補腦？醫學專家叫人毋通烏白補，補無好勢是會加補加艱苦的。

會記得三、四十年前，蘋果攏是進口的，價數是貴參參，一粒就愛規百箍。遐爾仔貴，普通時仔真少人會家己買來食，攏是去病院探病人的時，買去做伴手的。講食蘋果對身體誠補，食著病就會較緊好起來。到甲蘋果開放進口了後，價數加足俗矣，就真少人閣再紮蘋果去探病人矣。敢講以前的蘋果較補，這陣的就無補？當然嘛毋是按呢，是因為彼當陣蘋果稀罕閣貴，是一款「少就貴、貴就補」的想法。這陣蘋果加足俗矣，就無啥補矣。

逐家攏知影，世界的人口愈來愈濟，毋過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。逐家嘛智覺著咱干焦一粒地球，著愛緊來做環保佮生態的保育，才袂影響著咱佮後代的囝囝孫孫。咱若共這个觀念用佇咱生活上食佮補的方面，莫討債、莫食傷濟，無需要烏白去食遐有的無的補，咱的身體會較好嘛無定著。

08臺灣的地名真趣味

林淑期

「臺灣的地名是真趣味，臺灣的地名是真趣味，開張大吉臆佗位？開張大吉……」會記得細漢的時便若坐阿爸的車，就會聽著這條歌。我佮雙生仔小妹就會真歡喜，同齊大聲喝「臆新店」；紲落去「四季如春臆佗位？」阮就喝「恆春」；「雨後春筍臆佗位？」「臆新竹啦！」人講雙生仔定定會互相感應，有影規欉好好——無錯，阮攏會綴音樂的旋律，共這首臆謎猜的囡仔歌接甲準準準，一點仔都袂重耽去。

一直到我讀六年仔上社會課的時，老師愛阮分組揣資料，上台報告臺灣的地名，我才開始注意著這三个所在。原來新店以早是北臺灣重要的鄉鎮，「碧潭」閣較是臺灣十二大名勝之一，阿爸講伊佮阿母談戀愛的時，閣捌去遐划船仔呢！

新竹舊名「竹塹」，是對平埔祖Taokas（道卡斯）所蹛的「竹塹社」翻譯過來的。會記得細漢的時陣，若欲轉去臺東過年，見若佇新竹歇睏，阿爸就會去買米粉做等路，講欲提轉去予阿媽，通攢阮規家伙仔攏愛食的米粉炒。彼種燒烙的氣味，到今閣予我誠數念呢！

上南爿的恆春，是阮對臺北駛車欲轉去阿媽兜，常在會順紲經過的庄頭。印象中，便若到恆春，阮就會親像咧擘遮的名產—蔥頭仝款，共外套、長褖的一領一領褪落來，因為遮的天氣真正是「四季如春」，莫怪會流傳這條趣味的囡仔歌，予人一兼二顧—激頭腦兼認捌地名啦！

會記得有一擺，高速公路窒車，阮去到恆春的時已經黃昏矣，滿天的紅霞[1]予阮想起阿母上佮意的一首詩：「……若是到恆春，愛揀黃昏的時陣，你看海墘的雲，半天通紅像抹粉。……陳達的歌若唱起，一時消阮的心悶。」是啊！逐擺到恆春，毋管是落雨、黃昏抑是好天，攏有無仝的面貌。尤其是佇日頭落山的時陣，阮規家伙仔那散步那欣賞恆春的古城，閣那聽阿爸唱陳達阿公的「思想起」，彼款美麗的景緻，嘛成做阮細漢的時上溫暖的記持。

雖然，阮自出世就好命，予爸母當做糖霜丸仔咧疼痛，無法度完全體會咱祖先唐山過臺灣，千辛萬苦到恆春開墾，離鄉背井的孤單。毋過，毋管是恆春、新店、新竹，抑是阿爸的故鄉——臺東的旭村[2]，阿母的故鄉——臺南的下營，這一个一个的地名，攏有臺灣這个島嶼的故事，嘛有真濟趣味等待咱繼續去走揣。

---

[1]紅霞(âng-hê)

[2]旭村(hiok-tshuan)